



我

開明少年社編



我

編社年少明開

行印店考明開

我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八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售人 許洗人

編者

開明少年社

作者不在此印

序

這一回「開明少年」出的徵文題目叫做「我」，請大家就自己的任何方面着筆。按理說起來，知道得最親切的該是自己，如果對於自己還不甚了了，怎麼會知道別人？就寫作的練習說，寫知道得最親切的材料最爲適宜，別的且不說，至少可以養成「修辭立誠」的好習慣，就是下筆不至於隨便亂說。這是我們出這個题目的理由。

全國各地都有我們的讀者，讀者往往就是投稿者。如果各地的少年各把自己描寫得又真切又生動，這些文篇彙集在一塊兒，豈不就是全國少年最出色的羣像？我們出這個题目的當兒，抱着這麼一種熱望：徵集的結果確然是最出色的羣像。

來稿計收到六百四十四篇。我們一篇篇的看過，有以下幾點可以報告給大家的：

投稿者包括各色各樣的人，有工人，苦力，店員，學徒，做莊稼的，當兵的，國民學校的教師，還有佔着極大多數的學生，他們中間有失學的，可是還沒有取得別的名義，只好仍然稱爲學生。

大多數文篇都提到學校。大概沒有進學校的都渴望進學校，以爲不得進學校是自己最大吃虧處，有朝一日能夠跨進學校的大門，那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在校的學生並不見得怎樣心滿意足，他們往往覺得在學校裏學的並非切實有用的知識經驗。只有少數的幾個說，他們很幸運的得到某一位優良教師的輔導，讓他們過着和協愉快的團體生活，參加富有意義的社會活動，因而長進了

不少。

就這些文篇看來，投稿者的境況大多原先是小康之家，只因連年的天災人禍，現在可都貧困了。雖然貧困，卻沒有愁苦她表示。貧困把他們的意志磨鍊得堅強起來，眼光不只看到一己或一家，因而對於從前的較好的生活也並不怎麼戀戀。他們是非分明，好惡分明，對於好社會都有憧憬，期望他從早實現。——這就可見少年們的知識年齡超過了實在年齡很多，是時代給他們的影響。就社會的觀點說，這該是好影響，雖然未免辛苦了現代的少年們。

在六百四十四篇中我們選了三十篇，選取的標準就是前面說的真切與生動。校對完畢，重行統看一遍，覺得這本集子相當符合我們的期望，很感愉快。其餘沒有入選的文篇並不是說一無足取，只是表現方面差一點兒，再說，這本集子的篇幅也有限制，因而沒有收入。許多作者把自己的一切告訴我們，讓我們明瞭他們的生平，「神交」這麼多朋友，無論文篇取與不取，我們都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感激。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葉聖陶

目錄

一年前後·····	金 銘 (一)
從平凡的工作開始·····	白 波 (四)
幼年的故事·····	朱 俊 (五)
我更加幼稚了·····	方 生 (六)
在家的那幾年·····	耿 烈 (九)
逝去了的童年·····	姜照渭 (一二)
我的成長·····	思 謙 (一四)
搬家·····	勻 皿 (一六)
父親和我的希望·····	大 拙 (一九)
我的幻想過程·····	易星星 (二二)

生活的故事·····	鍾光 (三)
這口刀就是我自己·····	寒谷 (三五)
自我介紹·····	潘桐桐 (二六)
過去和現在·····	鏡照牆 (二六)
我做過半年叫化子·····	吳金慶 (三〇)
我在逃難中生長·····	齊不智 (三三)
兩個我·····	陳慈德 (三五)
我的名字叫阿強·····	鍾益棠 (三六)
受苦算得什麼·····	柳晴 (三八)
我是一個小學教師·····	何伯鉞 (四〇)
我擡起頭朝前走·····	易國祥 (四二)
重霧·····	高崗 (四七)
我的生活·····	吳竹貞 (五〇)

「怪物」	蔡 方 (五)
我離了家	何慶華 (五)
我的童年	陳 默 (七)
我是司機助手	李奮爲 (六)
我想認清我自己	明 晨 (三)
我在痛苦中長大	初 鳴 (六)
我逃出了牢籠	羊 羽 (六)

只是一年功夫，我竟完全變了。

一年以前，在學校裏，我是拚着命做功課的。雖然我的身體壞透了，但是，每一頁英語的生字，每一個數學的習題，每一回理化的實驗，我都要當天清清楚楚的搞好；不然的話，晚上就會睡不着覺。在那些日子裏，我誠惶誠恐地寫 *essay*，讀 *boy*，*girl*，寫呀，讀呀，忘記了吃飯，忘記了睡覺。老師把最高的誇獎拋給我，同學把無數嫉忌的眼光投給我。親戚見了我，準會大大的稱讚一陣。父母也在本分的愛撫以外，給了我很多的特權。譬如客人來了，弟妹們都不許上桌子吃飯，偏我是個例外。到後來，知道我的人都说我是個了不得的孩子，像這樣個用功法，他們活了半輩子都沒有見過呢。

我不只是用功，老實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出我是個最守規矩，最安靜，最乖，最……的孩子。我該用什麼字眼來形容我自己才好呢？真的，我從來不打人；別說打人，就是別人打了我，我也不知道怎麼還手。自然我也不罵人，根本我就不懂得怎樣個罵法。偶然挨了誰一句罵，臉兒立刻紅了起來，像個姑娘似的。我受了委屈就躲起來流眼淚。而且只是流眼淚，從不曾哭出過聲音來。因為那是要惹人厭的。除了到學校去，我就整天呆在家裏。大人們常時氣沖沖地教訓他們的孩子：「瞧人家銘兒，多麼乖，像你們這些小鬼，整天價只曉得玩梗，吵鬧，打架！」

幾樣，似乎不大好，那就是我不愛運動。任何運動都跟我無緣；打球，沒那些力氣；踢毽子，不會。因我在球場上，你就別想找着我。雖說德智體三育並重，大人們都不把跳跳跑跑的體育當作一回事，所以這倒算不礙我。至於也成了我的好處。

除了學校裏的功課，我不再看什麼書了；至多讀幾本「古文觀止」之類的老古董——這是父親特別選來教我

的。也因此，我的國文成績就很不差，「之乎也者」都能哼得上口，同學中有誰能比得上？忠孝仁愛等等的舊思想就從這些舊書中裝進我的腦子裏。我的作文本上經常有「人而不忠，其禽獸乎」的佳句，旁邊有紅筆密密的加着圈。每回作文本發下來，都被同學們搶過去傳閱一遍，才能回到我手裏來。

我的家庭雖不很富，薄田也有着百幾十畝，房屋也有着兩院，衣食是無憂無慮的。更因為我太乖了，從不肯到較遠的地方去玩，所聽到的，所見着的，除了我這個小康之家，以及環繞着這小康之家的些子事物，啥也沒有了。我見了叫化子會惡心，因為我相信他們是不讀書才落得這個下場的。我根本搞不清什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道理。我見了勞苦的農人工人，會馬上避過，因為我自以為是個讀書人，不能跟他們那些髒傢伙混在一起。我不曉得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非但古人沒有這樣說，老師，同學，親戚，朋友，家裏的大大小小也都不曾這樣說過啊。

我曾經發誓，我要從最小最低的公務員，直幹到最高最大的大總統。而且我自信，憑着我這份努力，用功，做大總統也並不是奢望。大人們雖然沒有想到我想做大總統，但也都在我身上寄託了頂大頂大的希望。一個親戚就這樣估計過我：「銘兒至少會幹個主席什麼的。」

但是，儘管有這樣子的希望，對於人世間事我是毫不關懷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抗戰，為什麼要打日本，也不知道目前的中國成了個啥樣子。就是這樣，我在書堆裏糊裏糊塗混到了十六歲。

十七歲，這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這一年，我們班上的國文老師換了，他第一次上課，就使我莫名其妙，他儘說些我從沒聽過的話。什麼魯迅、茅盾呀，什麼中學生雜誌、文藝春秋月刊呀，什麼不應該讀死書，不應該做藏書樓呀，什麼什麼的，跟以前所聽過的全不一樣。我於是大傷腦筋了。究竟他告訴我們的對呢，還是舊書和教科書上說的對？

但不管怎樣，我到底買了本把新雜誌看了。這不只是好奇，也爲了維持好學生的美稱。我那時候想，假如我不看這些東西，我的國文分數怕會減少了。對，我得看它一看，找些「新」東西！這一看卻看出了興趣。於是，魯迅的書，茅盾的書，我也都買來借來看了。看呀，看呀，越看越覺得有趣。我終究明白，我愛好文學，性格跟

文學相近，「十」演起來不但費力，還覺得頭痛。我深深的奇怪以前怎麼什麼都能來。我發覺了自己以前的大毛病，光知道把教科書裏的東西往腦子裏灌，生吞活剝，不管有啥用處。結果徒然鬧得混身是病，真個自討苦吃！還不止自討苦吃呢，漸漸地我更發覺了以前的我是個大昏頭，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們在搞啥，我一點也搞不清楚。勞苦的大衆連白飯都吃不上口。叫化子裏面也有念過十幾年書的。這爲的是什麼？同時我也疑惑我自己：做一個人，是不是應該「乖」得像頭羊羔。人家欺負你，只流流眼淚算是反抗，甚至把眼淚往肚子裏流。

在這些真正的知識的源泉裏，從家庭，學校，社會，這許多地方，我終於看出個頭緒來了。雖說這不見得就完全正確，至少我已不像以前那樣一無所知了。我現在明白，「乖」的人生觀，「吃虧是福」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因果報應」是人們在絕望中安慰自己的想法，也是壓迫者用來麻醉被壓迫者的花言巧語。流淚固然算不得卑怯，但是沒有一點兒用處。上天不會把禍害降給敵人，除非讓我們把禍害丟給他。

我現在明白，讀書並不是爲的做官。將來會有一天，全世界會沒有半個官——雖然如今還不是那個樣子。「官」這個詞兒根本就不妥當，論理說該是「公僕」。不過，如今儘管公僕公僕叫得滿天價響，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而且「公僕」也不怎麼妥當；有一天，大家都一樣的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做事不但爲了大家，也爲了自己，那就分不清楚是在爲私還是爲公了。讀書也不是爲了做「藏書樓」，最要緊的是「學以致用」。

我現在明白，叫化子並不是自己喜歡做叫化子，不識字的人並不是自己不喜歡讀書。更怪不得他們，他們笨。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這個社會制度下的必然產物。

我現在明白，作文本上的密密加圈，成績單上的滿分，最優的名次，大人們的誇獎，同學們的羨慕，都算不得一回事，並不值得廢寢忘食的去爭取。世界上只有真實的才能才是最可貴的，只有身體壯健才是最可驕傲的。我現在對於身體相當注意，劇烈的運動雖然還是來不得，柔軟操，散步，以及各種有益於身體的輕運動，都已很感興趣。我的身體雖然並不會因此特別壯健起來，從小就害上的頭痛，肚子痛，可差不多沒有再發了。

才一年的功夫，我已胖了許多。在我的臉上也不會再找到淚痕了。我變得積極，樂觀。認識我的人覺得非常奇怪，因爲，現在我，和一年前的我，已經截然是一個人了。

從平凡的工作開始

白波

我是一個平凡的孩子。

我有着中等的身材，長長的面頰，濃黑的眉毛，高高的鼻子，以及粗糙的雙手。

我不會交際，我喜歡寂靜。對真理我有着固執的愛，對醜惡我強烈的憎恨。我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我常常說我自己覺得應當說的話，做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別人的譏笑，我從來不管，雖然別人常說我「神經病」，「勿憶死活門」，「勿識相」……我有的是堅強的自信心。這便是我的性情。

在學業上；我酷愛國文，也喜歡英文和歷史。雖然我天資不很好，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努力，要在文藝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我從沒有過想做「文學家」的虛榮的念頭，更沒有想借重文字來做「登龍捷徑」；最後忘其所以的做了「過河卒子」。我祇希望能夠用文字來控訴人間的辛酸、不平。

我喜歡看書，那是指課外書。我覺得課外書是比教科書切實得多。我的功課成績老趕不上人家，但是我不在乎。我從沒有想考第一名，祇求能够敷衍得過去就好了。我把省節下來的精力都化在課外書的閱讀上。

我更愛閱讀報紙，沒有一天不看報。我自己定一份「大公報」，我從沒有將「大公報」上的一個字輕易放過了，甚至連廣告，啓事……也都讀遍。我從不把報紙胡丟亂拋；滿了一個月，我就把報紙整理好，合訂成冊，以備將來查考。我有着一般年輕人的渴望國家和平進步的熱忱，然而，我失望了。從報上我嗅到了濃重的火藥氣味。我的理想距離現實是那末的遙遠。每當我讀到在戰爭的猛烈的砲火下犧牲掉許多生命及財產的新聞，我不禁熱淚盈眶伏在報紙上哭了。我的情緒衝動得太利害，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明知道流淚是無補於事的，然而我畢竟哭了。

我有一個平凡的家庭，是父親，母親，我和我的五個兄弟姊妹組織成的。由於父親的掙扎，經濟方面勉強能

够过得去。我們都省吃省用地維持着這個平凡的家庭。

我是一個平凡的孩子，我願意做一個平凡的孩子。我永遠記着一句話：

「偉大的事業是從平凡的工作開始的。」

幼年的故事

朱俊

我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說給我聽我幼年的事。

母親想了想，含着笑低聲地說：

「還只三歲四歲吧，你已經喜歡聽青蛙叫了。有一回，你在家鄉的小溪旁邊耍着，一面唱着山歌。正唱得高興，忽然溪裏面一陣鬧鬧的青蛙叫。你立刻停止了唱歌，蹲下身子，靠在溪邊的 株楊柳樹下聽着。才聽得出神，你的身子突然像箭一般地『撲通』一聲滑下溪裏去了。那隻青蛙也撲通一跳，恰巧跳進了你的小手。你本要哭了，這一下子，你反而笑了起來，喊着：『媽！我跌在溪裏啦，快來拉我！』我和你父親聽到你呼喚，急忙奔到溪邊。看你還站在溪裏笑哩。你父親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拉起來，一同回家。」

我聽得津津有味，眼兒半開半閉的，似乎要入睡了。

「有一回你病重極了，熱發得很高，我在地板上鋪着蓆子，抱着你在上面坐着。日子正是五月裏，父親不在家。你迷迷糊糊地說了些不像是四歲的孩子所能說的話；教我害怕極了。我立刻寄掛號信給你父親，說我精神和身體都不能再支持了。忽然一陣大雷雨，天氣突然轉涼，抱着深憂的我和抱着病重的你，都昏昏沈沈的睡了一大覺。想不到這一陣雷雨卻把你從死神的懷抱裏奪了回來。」

這一節我記得比較清楚。彷彿我現在還由母親抱着躺在蓆子上。

「已經快七歲了，父親帶你到上海去讀書，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了衣服。到了上海，父親把你送進了東明小

學讀一年級。初進學校的時候，你哭着，要逃着回來。後來你漸漸地和老師同學們搞熟了，連一課也不肯缺。有一次你發寒熱。早上父親叫你不要去了，你却一定要去。父親罵你，你就哭了。父親只得答應你扶病去上學，你快活得如出了籠子的鳥兒似的，拿起書包就去了。」

「後來怎樣？」我催母親說下去。

「後來你升到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搬家，就轉學到七智小學。那年你想再升到三年級，因此加倍努力，學期終了，結果你得了第一。學校給你一隻全身被着白毛的小狗和一份獎學金。你拿了獎品，跳躍着，歡天喜地地拿回家來。人家到我們家裏來要，你便拿着獎品給人家看。後來每學期都是你第一。一直到了五年級，你不再第一啦！每學期總是第八九名。」

我聽着自己幼年的故事，彷彿還是個在母親懷抱裏的小孩子。

我更加幼稚了

方生

很小的時候，就有兩個不了解的東西在我的腦子裏迴旋，這是從祖母所說的那些故事心得來的：

一個是鬼。鬼在我的心靈中佔有很長久而且很重要的地位。晝夜裏我一個人不敢去睡覺，睡覺時必須有燈光而且要人陪著。只要偶然看見一團黑影子，就以爲是個青面獠牙的鬼人抓來就吃的惡鬼，聽見一聲響動也以爲它已經到了我背後。但是我問祖母：「爲什麼從沒有看見過鬼呢？」她往往支吾着把我哄開了。

另一個是「我是哪裏來的」。祖母有時說是天上掉下來的，有時說是叫化子送來的。最後問不過了，她說：「你是從母親腋窩下生出來的。」

「怎樣牛的呢？」我接着就問。

「傻孩子！問你母親去！」

我老是這樣問，她老是這樣答覆。一天，我忽然想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很得意的問：「祖母，母親是哪個生的呢？」

「外祖母生的。」

「外祖母呢？」

「外祖母的母親。」

「外祖母的母親呢？」

「外祖母的外祖母。」

「……………」

「最先的一個是哪個生的？」

「女媧氏。」

「女媧氏呢？」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呢？」

「傻孩子！玉皇大帝是神仙，生來就有！」

這兩個疑問使我費了不少的思索，在我腦子裏攔了很久很久；直到現在進了初中，才算勉強得到了解決；知道這是一種迷信，是一種騙人的話。可是這一來，就沒有疑問嗎？恰恰相反，正因為進了初中，多得到了一點點知識，我不了解的問題反而更多了。

國大開會的時候，副總統的競選非常劇烈。忽然報紙登着「李、孫、程放棄競選副總統」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放棄，於是問老師。老師說他也不知道，恐怕大概是效學伯夷叔齊吧！

才過兩天，報上又登着李孫程又繼續競選了。我更加莫名其妙了。老師告訴我說：「他們爲了國家的前途，不再鬧私人的意見了。」可是我還是弄不清楚，難道在放棄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想到國家的前途嗎？

物價老是這樣漲，幾天功夫就可以漲個加倍。窮苦的人民都在叫苦，都要挨餓。我於是又問老師：「物價老是漲，是不是奸商作祟呢？」

「奸商固然在乘機作祟，但是最大的原因卻是打仗。」老師說。「打仗消耗太大，不得不發行鈔票，鈔票太多，物價自然猛漲，但是不發行鈔票用什麼東西去打呢……」

我聽了忽然想起父親的話來：「現在的賦稅比抗戰時還要重得多哩！我們這些老百姓真該死……」於是我又問老師：「爲什麼又要打……」

我還沒有說完，老師已經眼睛睜得圓圓的：「現在勘亂時期，你敢胡說……」我雖然給他嚇住了，可是問題還在腦子裏打迴旋。

有一天，老師忽然談到現在世界上的兩條路。老師說：「……一個是經濟民主集團，在這裏面的每個人所享有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平等的，所以人人都有飯吃。另一個是政治民主集團，在這裏面的人民，即使在街上大聲喊着『打倒總統』，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人民有自由。」

這時我奇怪得禁不住問起來：「中國也是一個民主國家，憲法上有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是不是也可以喊『打倒××』呢？我們也有自由……」

「現在是勘亂時期……」

我鼓起勇氣再問：「這兩條路，我們中國將走哪一條呢？」

「真有些傻氣！現在是勘亂時期，誰叫你談？誰許你談？你老是這麼七問八問的，難道不要性命嗎？」我更覺得我的知識太貧乏，老師的話我一點也不能了解——什麼「難道不要性命嗎？」即使說錯句把話，難道會有性命危險麼？

我想來想去，越疑問越多：爲什麼有些人沒有飯吃？而有些人還有錢存在外國銀行裏？爲什麼有些人又沒有書讀？爲什麼……爲什麼……這些，這些，難道是生來就如此的嗎？

我想，我也許着了迷，也許受了騙，也許比過去更加幼稚了。

在家的那幾年

耿烈

我家的莊子在山東省的西北邊境上，很小——五年前我住在那裏的時候，常從西頭端着一碗飯到東頭去吃，一點也不耽誤工夫。

父親很早就死了。關於他，只聽到街坊上人時常談到：「多可惜呀！念書明禮的，三十來歲的人……」可是母親不這樣說，她避免談這些事。聽人家談起的時候，她就徬徨不安，或者聳動着肩膀抽咽起來。我當時很覺得討厭，爲甚麼呀，我正想聽聽關於父親的話，你就打斷了人家的話頭！

母親是裹小腳的，爲了十幾畝莊稼的耕耘收割，常扭着身子在街上找短工。短工都是年輕力壯的，可是替我家幹活的時候，他們老把鋤頭插進土裏，不用力拉回來，甚至於躺在樹蔭下睡覺。因此我家地裏的莊稼，老比人家的矮一大截。我問母親爲什麼會這樣。母親面孔陰暗下來，闔着眼不出聲；一會兒又摸摸我的頭說：「只有望你快長大。」我聽了心頭像壓上一塊重東西，使我整人隨亂的勁兒都沒有了。

兩年後，我真的覺得自己長大了，於是鼓起勁來，抗着鋤頭到高梁地裏去。這回母親真的向我笑了笑，閃耀着的眼光送得我挺遠，我心裏也像開了朵鮮花。可是要鋤頭並不是好玩的，不到一頓飯功夫，我手上起了好幾個白水泡，我看看心有點軟了。可是一轉念，又抖起精神來，像暗地裏有人嚴厲地督促着似的。回到家裏，我把兩手插在衣袋裏，挺着胸脯回答母親：「能幹，不算點事！」

農人家的日子是長的，黎明時冒着溼霧向田野走去，晚上披着雪白的月光回家來。不論什麼勞碌農田的美麗的詩句，我現在都會覺得討厭。因爲我最知道，農田不但不美，那無休無歇的辛勞卻够使人厭倦，虧得地頭的大樹和溪溝救了我的命。在夏日當午的時候，割了、陣麥子，或者鋤了一會高粱，就會熱得氣也喘不過來，在那馬上就要暈倒的時候，在樹蔭下躺躺，再到溪溝裏洗個澡，那就像重新換了個人。